

吳季玉害苦了章行嚴

馬五先生

在臺灣旅次中死於非命的吳家元（季玉），

自從大陸淪陷後，即避地卜居香港，我是在香港纔跟他相識的。他和已故監察院長于右老有交誼，隨時來往臺灣之間，又擔任着交通銀行監察人的職務，香港人士認為他是臺灣方面黨政機關派在海外的工作人員，他亦隱然以此自任——實則並無其事。在海外常常和政治文化界人士相周旋，每逢有來自臺灣的顯要人員，他固然熱心招待，懇勤備至，即從大陸上來的共方人士，如果是他熟識的，亦一例款待如儀。湖南籍投共名人章士釗（行嚴）從民國四十年起，到過香港幾次，有時是來料理私事（他有位姨太太住在香港），有時是奉共酋毛澤東之命，來搞統戰工作。吳季玉與章氏素來熟識，章氏來香港之際，他倆頻頻過從。由於他的知識謬陋，曾經使章氏受窘憂惶，也使我大為洩氣。如今他已去世，不妨把經過情形敘述之。

章行嚴原是我的父執輩，先父的墓誌亦是他撰寫的，我在國內時即跟他有往來，毛共竊據大陸後，他投共，我反共，彼此的政治立場迥異，

音訊即告斷絕了。但他每次來到香港時，總是教人傳語，要我和他見見面，他跟我晤談間，亦常流露着不滿共產黨的意念，我惘然含笑而已。自付他如果對我玩弄統戰策反的把戲，我就乘機實施反統戰工夫，看他反應如何？

大概是民國五十一年冬月間吧，章氏奉命來香港進行妄想跟臺灣和談工作，隨時找我見面，結果他的任務失敗了，心情於邑無聊。時屆冬寒，某夕，我在朋友家的一間房屋中陪他吹鴉片煙（他是癮君子），兩人躺在煙燈旁聊天，談到北大校長馬寅初被共黨下放鄉里勞動問題，他以激越的情緒說道：「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不能反對的，因為馬寅初贊成馬爾薩斯的學說，共產黨硬說寅初不對，要打擊他，真是太沒有道理了！」旋又向我敘述他曾被共黨檢討鬥爭過的往事，表示不平。我聽罷他的言談，知道他對共黨抱有反感，乃乘機向他說道：「行老，你年紀這末大了，又不是共黨人物，北國的氣候那樣沍寒，我看你今後不如久住在香港，顧養天年，過些安閒的日子以娛晚境為佳。」他答言：「誰來照顧我的

生活呢？」我說：「並不需要別人照顧，你有個鐵飯盆在手，只要將『甲寅雜誌』在香港重新復刊，包管每月收入四五千元是不成問題的。」他即很興奮地答曰：「這倒是一條好路，我未曾想到過。你若願意替我擔任主編之職，我決定幹，請你先擬訂一個計劃，再行斟酌進行罷。」我當然答應他，約定三五天內把計劃擬好交卷。臨別他輕聲叮嚀我：「我們剛纔談的事情，務須保密，莫要洩漏了。」

章在港的住所，是共黨指定的，我不能去，但他每天必到我的朋友某君家吸鴉片煙，早晚都要去的。過了幾天後，我將甲寅雜誌復刊計劃擬妥了，準備當面交給他，一日午後三時左右，我以電話探知他到了某君家裏，馬上趕去，只見他和朋友某君，另外還有個不相識的人，一起坐在

作者簡介：馬五先生係雷孝岑先生之筆名，湖南嘉禾人，現任香港自由人報總主筆。

客廳閒談，我進去見有主人在場，決不提甲寅雜誌的事，擬等候他到小屋中抽煙時，關起門來再談。繼而吳季玉亦來了，走進客廳尚未坐下，即大聲對章氏說：「行嚴，臺灣已匯來廿萬港幣給你使用，你是否能到臺灣走一趟？于右老很惦記你這位老友，我希望你到臺灣去看看他。」章聞吳言，面色突變，一語不發，當時在座的那位生人，登時怒目起身告辭而去了。我亦不好說甚末，大家面面相覷，沉默無聲，章氏旋與辭別去

，我恨詫異。

次日，章託朋友通知我，晚上在友家晤面，屆時他瞥見着我，即厲聲云：「吳季玉這條伙真荒唐，信口胡說，他把我害苦了！」我問究係怎末回事？他說：「昨天他在某宅客廳說的話，我的秘書陳君聽到大不高興，回去就報告中共派駐香港的負責人，說我得了臺灣廿萬元港幣，準備不同大陸了。陳秘書原係共黨指派給我服務的，這樣一來，我怎樣下臺呢？我馬上就要寫信給毛

主席，說明吳某故意的誣陷我，否則後患堪虞啊！」我亦知道吳季玉的話是胡說八道，祇勸章氏一笑置之，但他很緊張，對甲寅雜誌復刊問題，即不敢再談，我的反統戰策略，亦就告吹了。

章氏自從這次回到大陸後，至今未曾來過香港，他的姨太太又不肯去大陸，生活全靠朋友照顧，是否因為吳季玉之胡扯，而使章氏再不能離開大陸一步，殊不可知。然吳氏如此亂來一通，却是不折不扣地替臺灣幫倒忙，可哂之至。

同學們假期最好的去處

新南陽戲院

最低票價 最高享受

地址：臺北市南陽街十三號

中外雜誌編輯委員

牟少玉著作書目

黛綠年華 每冊拾伍元

花自飄零 每冊拾伍元

贖罪 每冊拾肆元

紅衫淚 每冊拾肆元

總經理：世界文物供應社
漢口街二段一號二號

小啓：上期黎東方先生「關於湯恩比」文中「古德哩期先生」應為「古期先生 G.P. Gooch」又蕭一山之「蕭」字誤為「蘇」字特此更正。